



良心茶遊記

●良心

美B-29火攻東京(上)

從1944年7月至1945年1月，美軍為實施馬特霍恩計劃，又先後8次從中國成都新津等機場出動B-29重型轟炸機，遠程轟炸日本本土九州八幡製鐵所和長崎大村航空基地。據史學界統計，從1944年6月至1945年1月，美軍實施馬特霍恩計劃，共49次遠程轟炸日本本土、中國東北和台灣，以及泰國等東南亞地區，總計出動B-29重型轟炸機3,058架次。其中9次直接遠程轟炸日本本土，累計出動B-29約330架次。每次都是從印度起飛、先經駝峰航線飛抵四川新津、廣漢、彭山、邛崃四大前進機場，然後出擊日本本土，為中國抗日戰場增添了傳奇色彩，更使川西機場成為抗戰史上中美並肩作戰的一段重要見證。

美軍B-29重型轟炸機持續打擊日本本土，最重要的戰略價值在於徹底打破了日本人的心理壁壘，證明日本本土不再安全，迫使日軍持續增強在九州的防空部署，從而牽制削弱了日軍在太平洋戰場、東南亞和中印緬戰區的空中力量，大大減輕了中國戰區與太平洋盟軍壓力。更重要的戰略價值是全面驗證了B-29重型轟炸機的遠程跨洋飛行、高空轟炸、長途後勤維護、編隊戰術，以及各種設備與操控技術，得以全面改進完善。同時系統收集了日軍本土防空體系的情報，為後來美軍實施的馬里亞納火攻東京和原子彈投放任務提供了寶貴實戰數據。

1944年6至8月，美軍以慘重傷亡和高昂代價攻佔馬里亞納群島，打破了日本的「絕對國防圈」。馬里亞納群島扼守菲律賓海與太平洋交界，由關島、塞班島、提尼安（天寧）島等15座島嶼組成。美軍攻佔馬里亞納群島後，迅速依託塞班島、提尼安島和關島擴建新建了多座標準化B-29重型轟炸機機場。塞班島和提尼安島距離東京約2,000多公里，剛好進入B-29轟炸機往返航程。相較於補給艱難、航程受限的中國川西出擊機場，馬里亞納基地機場B-29所需燃油彈藥等物資通過太平洋海運直接輸送，可徹底擺脫馬特霍恩計劃川西基地依賴駝峰航線的致命短板。

塞班島是馬里亞納群島核心島嶼，距離東京2,100公里，恰好處於B-29有效作戰半徑之

內，因此成為美軍對日戰略轟炸的關鍵支點。美軍在塞班島上緊急興建了三座軍用機場，其中伊塞利機場是承擔B-29遠程轟炸任務的核心基地。在提尼安島，美軍擴建了北機場和西機場兩座機場。在北機場修築起四條2,600米標準B-29超長跑道，並配套數百處獨立停機坪、巨型油庫、彈藥掩體、大修車間，使提尼安島成為當時全球規模最大的轟炸機集群基地。提尼安島的B-29基地，後來成為人類首次原子彈空襲（廣島、長崎）的起飛地。美軍在關島共建了五座機場，其中三座是適配B-29的大型戰略轟炸機機場，兩座為海軍戰鬥機場站。3座核心B-29轟炸機機場是對日戰略轟炸的主力場站。其中北機場是關島核心總部基地。海軍機場負責關島全域防空，掩護周邊B-29機群起降。

1944年9月美軍第73重型轟炸機聯隊進駐塞班島，這是首支進駐馬里亞納群島的美軍B-29部隊。隨後第73轟炸機聯隊的上級指揮機關—美軍第21轟炸機司令部進駐關島北機場，負責統籌指揮塞班、提尼安、關島全域B-29轟炸機。北機場成為整個馬里亞納群島B-29對日戰略轟炸的指揮中樞。美軍第21轟炸機司令部隸屬於美陸軍第20航空隊，是全世界首支專門執行對日戰略轟炸的獨立B-29部隊，直接聽命於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美陸軍航空隊總司令阿諾德上將。第21轟炸機司令部指揮官漢塞爾準將是美國「轟炸機黑手黨」核心理論家，他堅信精確打擊敵方軍工設施是最高效、更符合倫理的戰法，主張晝間高空精確轟炸，目標鎖定軍事工業，堅持反對大規模使用燃燒彈轟炸城市。

美軍太平洋馬里亞納B-29基地啟用，標誌著美軍對日本本土的戰略轟炸進入新階段。1944年11月24日，美軍第73轟炸機聯隊首次執行大規模遠程空襲日本東京行動，代號「聖安東尼奧一號」。轟炸主要目標為東京武藏野中島飛機製造廠，這是日本最重要軍機生產基地，戰時生產的日本戰機佔據日本總產量近三成。行動總統籌由漢塞爾準將親自擔任。他預設的戰術規劃是B-29重型轟炸機從9,000至10,700米高空編隊進入東京上空，依託諾頓噴準儀實



●美軍B-29在東京高空投放高爆炸彈。

作者供圖

施晝間定點精準轟炸。

執行這次任務的第73重型轟炸機聯隊的指揮官奧唐奈準將，擔任空中編隊總指揮。他親自駕駛座機「無畏桃蒂號」帶隊。第73聯隊下轄4個轟炸機大隊的111架B-29參戰，全部自塞班島伊塞利機場升空。11月24日清晨6時30分，奧唐奈準將帶隊升空，現場指揮聯隊全部111架B-29重型轟炸機起飛編組完成空中集結，向西北日本本土飛行。在長途跨洋飛行中，17架轟炸機因各種機械問題中途折返基地，94架飛抵東京空域。當機群編隊爬升至預定的萬米投彈高度時，突然遭遇到太平洋西岸高空西風急流，風速最高達320公里/小時。轟炸機對地空速飆升，編隊隊形被徹底打亂。同時東京上空大範圍雲層覆蓋，武藏野廠區地面目視完全遮蔽，絕大多數機組無法定位核心靶點。最後僅24架穿透雲層鎖定目標投彈，找不到主目標的B-29就近選擇備選目標投彈。

據戰後核查，24架瞄準主目標的B-29轟炸機合計投放240枚500磅重磅炸彈，僅48枚落入廠區紅線內，其中還有3枚啞彈。武藏野工廠實際遭破壞程度很低，僅1%廠房損毀、2.4%設備受損。空襲造成的工業打擊效果極其微弱。美軍的損失也較輕，僅1架B-29被日機撞毀於海外，機組全員失蹤。

「聖安東尼奧一號」行動一結束，美國軍方立即對外宣布，這次空襲是太平洋空戰的里程碑，標誌美軍徹底具備穩定轟炸日本本土的能力。日本本土任何地點，都已經處於美軍空中打擊範圍，再無絕對安全屏障。但華盛頓頂層和戰區前線指揮部內部核心評價的整體結論是：戰略威懾及格、戰術效果徹底失敗。美陸軍航空兵總司令阿諾德拿到戰報後極為不滿。第一時間向羅斯福提交專項報告，對前線總指揮官漢塞爾表示極度失望。阿諾德在多次勸說漢塞爾改變戰術不果後，於1945年1月6日宣布將他解職，由第20轟炸機司令部指揮官李梅接任。

詩情畫意

從诗经時代吃到今天

●趙素仲

古人飲食智慧的啟示

九十二 豆苗（節選）

——方岳（兩宋時期）



方岳 豆苗（節選）
江南之箭天下奇，春風勿勿催上籬。
晚菰早韭各一時，非時不到詩人脾。
何如此菽咄嗟辦，度庾處貧未為價。
己亥秋日
素仲配畫

浮城誌

也談搬瓜少年

●楊隱

這個夏天，一篇少年作文《我的媽媽》驚爆全網，短短幾天，刷屏數千萬次，看哭數百萬人。事情起因為一位網絡博主在甘肅白銀的大山裏發現了一群搬瓜少年，看到他們小小年紀不懼烈日，辛勤勞作，想走進他們的心靈世界，了解他們的精神生活，於是用300元錢請他們寫一篇作文。搬瓜少年推薦了一位姓馬的小夥子來寫。這位一頭黃髮的少年，搬完瓜後在交易市場昏黃的路燈下寫出了自己對將近10年未見面母親的思念，字字戳心，催人淚下。

思母之情，人皆有之。搬瓜少年的母親在他8歲那年與父親離婚後離家出走，再也沒有回來過。父母為什麼離婚，媽媽為什麼出走，那是大人之間的事情，兒女不得而知，也無法介入。問題的關鍵是，媽媽把自己的傷痛轉嫁給了孩子。孩子在生活中缺少母愛，精神上更是缺少親情的支撐，經常被小夥伴嘲笑沒有媽媽。望着小夥伴的母親，他常常去拼湊自己母親的模樣，想像如果母親此時在自己身邊該有多麼幸福。但將近10年，卻連母親的一點消

息都沒有，也許這才是這位搬瓜少年精神上最大的痛苦。我絕不認可網絡上冒充媽媽的回覆，說離開是為了逼迫他早日成熟。不經他人苦，莫勸他人善，我想少年寧願不要這份成熟，也不願意失去母愛。

不願失去，卻偏偏失去了。面對現實，搬瓜少年只能用抽煙喝酒、逃課打架、打工掙錢來麻醉自己、拯救自己，撈起那個支離破碎的家，擔負起照顧弟弟的職責，一雙稚嫩的肩膀，過早地扛起了人生路上的重負。一頭黃髮，可以偽裝自己的堅強，內心深處，仍然思念着自己的母親，一句「我常假裝不在意，四處打聽你的近況。媽媽，你是否也打聽過我呢？」寫出了孩子熱愛母親的天性，也喊出了千萬網友實在忍不住的淚水。

「子欲養而親不待」說的是傳統家庭生活中的孝順倫理，「親情在而子欲念」卻是物慾橫流生活中那些留守兒童心靈的真實寫照。願我們的父母多些責任和擔當，少些搪塞和推諉。如此，孩子才有溫馨的生活和美好的明天。

文化解碼

●周兵 紀錄片導演、歷史學博士

永宣青花的永久魅力(二)

永宣青花獨一份的原料與胎釉工藝，只是它流傳600年不衰的基礎，真正賦予瓷器靈魂、造就其無可替代歷史地位的，是兼具中外美學的豐富紋飾、開拓創新的經典器型，以及藏在瓷片之間的大明盛世氣象。

永宣青花特別的魅力，在於自帶一種「文化融合」。大量中亞、阿拉伯、波斯風格的紋樣隨商貿交流傳入中原，取代了部分傳統紋飾，成為永宣獨有的標誌性特色。

比如西來的蓮紋又稱回回花，是永宣青花引進的外來紋樣，也是當時最流行的西域裝飾元素。這種紋樣並非中土原生蓮花，源自中亞園林藝術，花朵呈飽滿圓形，層層疊疊的多葉花瓣舒展捲曲，線條靈動華麗、弧度柔美。在官窯瓷器裝飾中，此蓮花紋用法極為靈活，可單獨作為主紋鋪滿瓶身、盤心，滿鋪的回回花連綿不絕，暗含「生生不息、盛世綿延」的美好寓意，是明代中外藝術融合最典型的代表。

一些器物上出現的阿拉伯、波斯文字紋，堪稱永宣青花獨特的文化符號。宣德時期大量官窯器物，不再繪製傳統花鳥瑞獸，而是直接以規整飄逸的阿拉伯文、波斯文為主體裝飾。文字多是祈福短句與讚頌盛世的語句，字體舒展纏繞、排布對稱工整，自帶極簡又高級的異域美感。此時的文字不再只是簡單裝飾，更是文化交融的見證——大明王朝開放包容，讓瓷土成為文明對話的載體。

除此之外，中亞繁複幾何紋也是高頻輔助紋樣。以六角星、多角菱形、連環幾何圖形為基礎，拼接出連續循環的規整圖案，線條筆直利落，排布均勻有序，自帶強烈的韻律感與秩序感。這類紋樣復刻自西亞金屬器皿、波斯鐵錦的裝飾風格，多用於碗口、盤沿、瓶肩等邊緣位置，盡顯工藝的嚴謹美學。在吸納異域風情的同時，永宣青花也保留了中式傳統審美，誕生了專屬的極簡清雅的经典紋樣，其中一把蓮紋最具代表性，辨識度最高。

一把蓮紋是永宣青花極具文人風骨的標誌性主題紋飾，多見於官窯青花大盤中心。畫師以極簡筆墨，繪一束由緞帶整齊束紮的水生植物，蓮花、蓮蓬、浮萍、水草相依相伴，構圖乾

淨疏朗，留白恰到好處，沒有冗餘裝飾，清雅脫俗，氣韻悠遠。

這種紋樣自帶雙重絕美寓意：其一，蓮花自古象徵「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的高潔品格；其二，「蓮」與「廉」諧音，暗藏明代朝堂對為官清廉、清正自持的觀念期許。除此之外，永宣魚藻紋、纏枝花果紋也是這一時期流行的圖案。

今天看來，永宣青花的紋飾之美，是一次500多年前瓷器藝術發展史上雙向交融的浪漫：西域的幾何繁花、異域文字跨海而來，裝點大明青花瓷色；中式的蒼龍、蓮韻清風來自傳統的延續，你看，永宣青花的審美。沒有千篇一律的刻板，也沒有富麗堂皇的裝飾，中國文人的清雅中還勾勒出一種盛世的包容、開放和創新！

永宣青花的器型創作更是創新十足、經典輩出。既有梅瓶、玉壺春等傳統經典器型，更誕生了諸多永宣專屬爆款：永樂青花壓手杯，杯壁厚薄適中，重心下沉，握於主人手心貼合厚實，自信滿滿，是第一個出現皇帝年號底款的瓷器，可謂開創之器！北京故宮館藏四件永樂壓手杯，件件都是傳世孤品；端莊大氣的宣德天球瓶，小口長頸、碩圓鼓腹，器型規整飽滿，氣場恢弘；還有雞心碗、十稜碗、綬帶扁壺等創新器型，剛勁線條中藏着柔美弧度，耐看百年。彼時這些精美青花瓷器隨商船遠銷中亞、西亞，是世界各國爭相珍藏的藝術精品、明代暢銷稀有奢侈品。

永宣青花的珍貴，更在於大明王朝的國運昌盛。那段30餘年的製瓷鼎盛期，恰逢大明江山一統、政局安穩，頗有萬國來朝、四海賓服の盛世氣度，這些精神的自信，都悄悄融進了每一筆青花勾勒、每一抹釉色渲染，經典的誕生，在於盛世國力、頂尖工藝、頂級審美的完美契合，缺一不可。

永宣官窯燒製把控極嚴，出現殘次品會盡數銷毀，傳世精品本就寥寥無幾，歷經600年歲月沖刷、世事變遷，留存至今的完整真品更是稀少。在國際拍賣市場上，一件品相完好的永宣青花，動輒千萬、上億港元成交，一次次刷新陶瓷拍賣紀錄。而比金錢價值更重要的是中國人曾經的審美、曾經的精神氣質、曾經的開放胸懷！

青青子衿

●胡雪怡

尋找回來的坪洲

船靠岸的時候，毛毛雨正下着。

五年前來坪洲，是和爸爸釣魚。那時候的印象是平靜，一種幾乎要被世人遺忘的平靜。碼頭邊一長排人垂着釣竿，安安靜靜地，像時間在他們身上停住了。而今我撐着傘走下來，雨絲罩着整座小島，空氣裏有種熟悉的、晦澀的氣味，像翻開一本久未翻閱的舊書，記憶在角落裏發了霉，潮潮的。

記憶果然會發霉的。沿着坪愉徑慢慢走，海就在旁邊。灰濛濛的天壓得很低，海水也是灰的，浪輕輕拍着岸，聲音聽起來特別近。雨不大，沾在臉上涼涼的，倒不惱人。小時候覺得坪洲的歐陸式建築特別好看，那些淡黃色、米白色的牆，配着紅色的瓦頂，路邊種着花，像是從畫冊裏搬出來的。那時候我站在一棟別墅前面，跟爸爸說，我長大要當畫家，要在這樣的地方開一間畫廊，每天對着海畫畫，畫累了就出來走走，看釣魚的人，看貓，看夕陽把整座島染成金色。

爸爸笑着說好。後來那個夢想就漸漸埋沒了。像坪洲一樣，被遺忘在成長的路上。唸書、考試、日子一忙，連畫筆都沒再拿起來過。只有在偶爾想起坪洲的時候，那個站在歐陸式建築前面發着夢的小女孩，會從記憶深處探出頭來，用一種溫柔而遙遠的眼神望着我，像是在問：你還記得嗎？

三年疫情，離島去得少。這次回來，才發現坪洲變了，又好像沒變。釣魚的人少了，從前一整排的盛況不再，只剩零星幾位，安靜地守着釣竿。我在旁邊站了一會兒，忽然想起小時候蹲在爸爸身邊，看他替魚鉤穿上魚餌，教我怎麼把線甩出去。那些畫面被雨打濕了，邊緣有點模糊，可是細節卻異常清晰。

走進街市，人聲一下子湧上來。賣菜的阿姨在吆喝，魚攤上的魚還在蹦，熟食店飄出陣陣香氣。人間煙火氣是坪洲最真實的底色，和那些美麗的歐陸式建築並存着，一點也不突兀。我在街角買了一杯朱古力雲尼拿雪糕，站在簷下吃，涼涼的甜在舌尖化開，雨絲飄進來，打在水臂上。五年前的夏天，好像也是這樣的。

有些東西會被遺忘，有些不會。坪洲被遺忘了嗎？也許被都市人遺忘了，但它依舊安安靜靜地在這裏，守着自己的節奏。我的畫家夢被遺忘了嗎？也許被長大的我擱在一邊，但站在坪洲的毛毛雨裏，望着海，望着那些淡彩色的房子，那個夢忽然又回來了。不是以一種壯闊的姿態，而是輕輕地、像這場雨一樣，無聲地落下來。

原來遺忘不是消失，只是暫時想不起來。原來拾回也不是從頭來過，只是某個下雨的午後，你回到一個地方，記憶的霉味散開了，少年時的自己站在那裏，衝着你笑。

回程的船上，雨還沒停。坪洲在霧氣裏漸漸模糊，可是我心裏有一塊地方，被這場雨洗得乾乾淨淨。我知道，有些東西，我終於尋找回來了。

作者為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學生，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優秀學員。